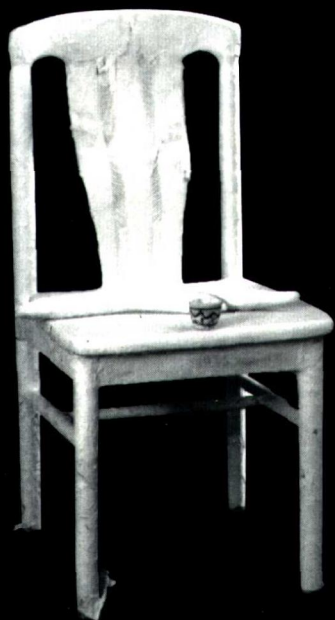


# 道

# 具

星竹著



小说系列

大家  
文库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小说系列

大家  
文库  
具

星竹 著

# 道

责任编辑：李锦雯

封面设计：西里

---

道 具 星 竹 著

---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
云南新华彩印厂

---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4.625 字数：90 000

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6 000

---

ISBN7-222-02784-X/I·711 定价 11.00 元

68年前的那个雨夜，小乐村大户冯鸿春一家突遭劫难。一家7口，就有6口骤然死于劫匪的刀下。事情使人闻之丧胆。听了全都愣愣怔怔，倒吸大口凉气。飘洒在雨夜里的那股血腥味道，多少日子还在人们的鼻子底下搅动不止，生涩地凝在空气里。以至许多人闭上眼睛，还能看见那铺展在冯家院落里的一团团血肉。

过后，是当人们缓过气来，有了工夫对冯家的事情长短一番的时候，都说这杀身之祸与冯家的那些瓷器木雕有关。冯家的瓷器木雕远近有名。其中一些确属天下的宝物珍奇。

事情发生在夏末初秋的当儿，地里的棉花正是一片翠绿，一迈一迈铺到天上去，绿得晃人眼睛。南边的地里玉米已经拔节，寂静的夜里，人们能听到咯咯吱吱玉米窜长的细密之声。北边的坡地上芝麻也已经开花，蒲草一样绿得可爱。收获的景象已经分明地攥在人们的手上。

谁想，接下来的日子却不肯如此下去，而是日日地闹天，风雨不调。进入8月以后，汛期反而来临。大半月的时光，天气都阴着沉着，像谁刷巴了大块的墙灰，随时都有可能“哇叽”一声坠落下来。按照乡间人的说法，这是到了“黄日”，是指乱天。据说人生一世，这种乱天总要赶上几回。自然是预示着某种不祥。

“黄日”一到，人间世事便要发生变故，人在这种年份里，做事也要格外地留心才是。结果就在这个阴雨的季节里，传来了劫匪正在南移的消息。这使四乡人心中惶惶。日月一下子被笼罩在一片阴晦之中。人们的心绪也像被缠裹在一层瘦薄的暗影里。

这一夜，大风突起，刮起了满天黄沙，排山倒海般从北向南一路浩荡，树木和墙都被吹起了一层又一层鸡皮疙瘩。日常的景物被撕扯得七零八落，少了原有模样的世界让人辨别不明。

当时冯鸿春一家7口，老人和孩娃儿，男男女女都在房中立着，盯着老鸿春手上线装书般厚厚的账本。这对冯鸿春一家来说，是个极不平常的时刻。

冯鸿春在得到劫匪南移的消息后，便突然惊乍得怪异起来。他常于夜半时分听到屋外有异样之声，并总于梦中被那些刀枪棍棒的场面吓得一跃而起，大声喊叫：“土匪来啦，土匪来啦！”夜半之中，这呼声实在可怕。家人惶惑，拿了刀棍，奔到屋外查看。然屋外只有夜露滴落的淡薄之声依稀可闻。

后家人干脆于每日夜晚，轮流守在屋外。但冯鸿春照样还是被吓得惊醒起来，无法自制。他一身冷汗常常湿了半床被褥。可还是能听到那不知来自何处，或并不存在的异样之声。每当这时，他就死死活活地抱住两只珍贵的瓷瓶不放。有时还光着脚板站在冰凉的地上一件件去抚摸那些雕花的家具。

真是鬼邪。

家人为此请来了仙医，给他跳了几天的大神，却无济于事。冯鸿春一天一天软塌下去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这怪病折腾得一日不如一日，枯草槐柴样蔫得缺少水份。那时他总是听到自己的腹部发出些咯咯的糟木头声，似所有的骨骼正在散架。他把事情说给家人。家人听了全都愣怔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冯鸿春整天都是这昏昏欲睡的模样，人参、白芍、红花、生地、罂粟、麻黄……大碗小碗铺展在他的床头脚下，搅成一团团黑红的气体，为他驱赶着鬼邪。然后他还是要死。奔向阴间的道路，他眼看着两脚已迈得分明。

偏就这一日，他却似吃了大烟般模样，难得地抖起了精神。于是，他在傍晚时候，便提出今夜分清家产，以对两个儿子有个交待。此刻全家大小都瞪着眼睛候在冯老爷子的身边，听他如何左右。

却想不到，这时窗外骤起狂风，风中砂粒拍打得门窗哗哗作响，竟赶上了这么一个少有的鬼怪天气。

就在老鸿春搬出账本，要对儿孙把冯家从头到尾说个明白利落的时候，窗外噼噼啪啪地又落起了一阵响雨，雨滴先是大而稀，接着就稠密起来，瓢泼一样越下越大，雷声炸在头上，一声刚刚滚得远去，一声便又接了上来，远近不歇，天塌了一般。

一时间全家人无不惊惑。老鸿春听着窗外如此的响动，陡然觉得时辰不对，心上不禁怔怔。猛丁儿就嗅出一股败家的气味，这气味与吹进门缝儿的雨腥气搅着缠着，在屋子里浓浓地扩散。又像带了一团团活物，在屋子里打着转地奔跑，让人难以捕捉。

就当冯鸿春颤抖抖，说出全家田地大体账目的时候，院门村街上突然传来一片嘈杂之声，像洪水一样从远至近。一家老小都蓦地扭过脖子，向门上死死望去，窗上的闪电正划出白白亮的弧线。冯鸿春陡然硬了脸色，他慢慢地放下手中的账本，感到凶劫已经来临。

他伸手去抓桌子上的茶杯，想压一压心中的慌乱。

就在此刻，一伙湿漉漉的壮汉踢开院门蜂涌而至。冯鸿春一家大惊失色，桌上的账本在骤然侵入的风雨中忽忽啦啦，猛烈地煽动。像有无数双手正于暗里抓着抢着撕扯着，正把冯家的一切撕成碎片。涌进来的劫匪刀棍齐下。冯家人还没来得及如何仔细地挣扎叫喊，便横倒竖卧下去。

冯鸿春一家，是死于劫匪的刀下。也有人说那只是一伙穿

汉。事情使人惊骇，成了那一年地方上远近闻名的一宗大事件。

然在这场劫难中，冯鸿春一家还剩下了一根独苗，冯鸿春二儿子的根——冯六。

那日，冯六钻到了床下，他看到劫匪奔向爷的瓷瓶，奔向那些精美的木雕，有人竟扛起了雕龙刻凤的整件家具。那一刻上，屋外的雷声与屋里的砸抢混成一片可怕吓人的情景，纷沓而杂乱。在他眼前，爷的宝物颠三倒四，张牙舞爪，横竖乱飞。那时门窗开得笔直，已经没有了墙壁的概念。

冯鸿春一生喜爱木雕和瓷瓶，家中物件无一不精巧神奇。冯六小小年纪便整天与此相伴。他眼看着这些物件被人抱着扛着走出屋去。那由自家的物件组成的队伍，竟是这样浩浩荡荡，哩哩啦啦，长得没有头尾。给人以世界的这一头和那一头的感觉，无边无际。这是冯六看到的最为惊奇的景象。以至他在多少年后还在寻找着这种壮观。

待那浩荡的队伍远了之后，冯六才从床下爬了出来，他叫爹喊娘，却无人理会。那一刻，他眼前的世界只剩下这些散乱的木雕，破碎了的花鸟，一地四分五裂的龙爪怪兽竟尸体一样横在他的面前。他瞪大了眼睛，一派惨景里，这奇特的一幕深厚无边地撞进了他的脑子，根植在他的全身。

从此，当有人提到冯家的那场灾祸时，冯六的眼前便是这副鬼怪横陈的景象，丝丝入扣地拧死在了他的心里，让他中了魔病一般。

后来他奔到街上，在雨水里呼唤村人。村人冲进他家的院落，发现冯家已经如此这般的时候，涌进来的村人便又一拥而上，把冯家几十年的家当再次抢劫一空。

事后，人们似乎才想起，冯鸿春一家并未死净，还剩下一个孩子，在街上疯哭扯喊着。冯六在一夜之间成了孤儿。穷孩。一切都破碎了。

几日之后，雨过天晴的时候，冯六被村人送到了他的远房亲戚四爷四奶奶家。四爷不肯收他，还一把拽下他脖子上的玉坠掖在怀里，那是能换半亩地的东西。四爷重重地哼了一声，说还不如多喂一口猪哩！

四奶奶是抹了泪水和四爷吼了一气才把冯六留下来的。从此的冯六改弦更张，做了四爷四奶奶的孙子。

事情的蹊跷，不在于冯鸿春一家死了几口人上，而是那天夜里8岁大的冯六，不但幸免于难，且还在惊吓的一瞬间开了“天眼”。这是后来乡间人的说法。乡间人神叨，信神信鬼，天大地大不如菩萨大，流传“开天眼”的说法。冯六在那可怕的一瞬间里，由于神经异常地紧张，神智有些错乱，竟然看到了平日不曾看到的一些奇怪景象。他记得那时他的头上有无数的白光闪耀，一圈圈从他的眼前飞过，亮得刺眼，且灿烂如痴。

其实他是在跑出家门，于村街雨水中的奔跑时遭了猛烈的雷击。

那时冯六只有8岁，这一雷击后的生理反应，他自然无法向人讲述出来。但此后的冯六，确确实实变得聪颖了起来，且还有一些使人惊奇的生理功能。

他常于远近一片迷茫的傍晚，看到旁人无法看到的景象，听到旁人无法听到的声音。甚至他说他一到晚上，便能看到他死去的亲人。亲人在房前屋后走动，影子阴冷斜长，施着雾气，还不断地唤他六子哩。

于是他也常对着空无一人的黑暗之处，清楚白亮地叫一声爹，或喊一声娘。且时常就能听到他们的应答，问说六子你穿湿了没有，吃饱了没有？

死静中间，他的叫声使人毛骨悚然。仿佛他的家人真就站在暗里与他说着什么。或许这一切只是一种幻觉。没人弄得清楚。

但那些精美光滑的瓷瓶，那些雕龙刻凤的木器家具，于风雨



刀棍下张牙舞爪的模样，就是在白日里，冯六也能件件看得真切。于是他常在纸上描来画去，涂涂抹抹，竟也龙飞凤舞地展现得一丝不差，就像谁亲手教过的一样。只是这图画里常是带了一些血腥，飘浮着暗暗的一股杀气。

抚养他的四爷和四奶奶看着这些图画，都疑惑他是被鬼邪拿住了，或就是落下了什么不愈的毛病，属于中风，不敢宣扬。

可冯六的一些特异常常竟会被证实。春天，柳枝吐芽，青了树皮的时候，他对人说，村头那棵老槐上要有鸟儿做窝了。几天之后，鸟从南方飞来，果真落在他指定的那棵树上不走，进而真的就做了窝，不久还有小鸟出飞，一树的叽喳热闹。而四周的树木多着哩。

冬天下雪的日子，冯六走过齐家院外的石碾时说，碾下黑糊糊的有个东西。于是，每次走到那里，他都愣愣颤颤。果然有一天，是在齐家人挪动那石碾的时候，竟挖出了一个坛子，坛子里面装满了霉锈的铜钱。铜钱如枯萎了的落地黄花，煞是惹人眼目。

人们全都呆住，惊愣的不是这一坛子铜钱，而是惊愣在冯六当初的话里。惊愣于他的鬼邪。

## 二

冯六到了9岁那年，事情就有了更大的变化。那时他的灵巧已经被一村人所公认。一张纸片在他手上，便可以被他任意地捏成小鼠、蚂蚱、蛤蟆，七七八八的模样来。村野寡日，年月平常。无人教他，属他无师自通。

村中孩娃儿常拿了零食，或核桃或大枣与他交换。村中一些大人，尤其是女人们，也于暗下把他做的物件托在手上稀罕。都

说这孩子身上有股仙气，神鬼都助他。但却不知他这一手段到底能派上何种用场？

不过世间上的事，总有来去。既然生出环节，就总要被扣住。若是天下奇人，大凡这一生里都会遭到些奇景，赶上些奇事，或走上那不可预知的奇路。

命运的出奇出在冯六的这两只手上。

一日，冯六在村前树下玩耍，手中攥着一把软毛黄草，他边走边编出个小狗来。嘴里还奇奇怪怪地发出“咿咿呀呀”的声响。那一刻，天空艳阳高照，正是午时，透明的光线在树影的周围荡动不止。正是满坡的杂草被染黄的时候。

这时树下的路上正有一木匠走过，木匠被冯六嘴里发出的古怪之声所惊扰，他立住脚，眯着眼睛看那冯六，见他两只小手正忙于摆弄几根秋黄了的草棒，三下两下，自自然然，竟编出些常见的活物。

木匠惊惑不已，走近认真看了，见冯六手里就是几根软草，再无特别。木匠瞪大了眼睛，不觉问道：“小子，你还会编些啥东西？”当下掏出一枚大子递给冯六，是换他手中的物件，让他再编些啥出来。

那时铁色的树影铺在地上，远山近地，日月平整，透了无限宁静。冯六觉得畅然，他知道四爷就喜欢这老厚的大子。他为四爷掖了。告诉木匠：“啥都能编！”接着便三下两下又给木匠编了个兔子出来，握于手上，让木匠看个仔细。是想再要一枚大子。

木匠大惊，问他与谁学得这门手艺？

冯六仰脖脆声道：“自家！”

木匠像被噎住了，怔了怔，浑身像有啥东西“咣当”了一下，他又仔细观察了冯六一番，觉出这孩子是个天下稀奇。千里万里不一定能寻得到哩。

木匠人称刘大，曾是京城宫内的一位精细木匠，做得一手绝活。但手脚不大干净，曾因偷了宫内绝迹的宝物被暴打之后，又投狱3年。放出来后便在京城戏园子里给人家做起了道具，手艺在京城的一家戏园子里无人不晓。然他却因脾气暴躁更为出名。

刘大这人，本身就怪，且手高眼高。两只眼睛日日看久了那些世上的绝活真迹，看人，也就入木三分，有些眼“毒”，走眼的时候不多。当下他便生出把这孩子弄到手的打算。他跟着冯六找到家里。方知这孩子正是那年方圆百里，人们不断传说的那场劫难中，刀下留下的惟一独苗，想不到这孩子也是一身的鬼邪。不然怎会如此的命大。

刘大当下便和四爷商量，要把冯六带去传个手艺。保证他吃香喝辣，到老还乡，还能置办些田地。

小说系列

大家文库

八

事情突然，没头没尾。

四爷愣着，不知从哪冒出来这么个家伙。四奶奶则惊得张大了嘴巴，一阵忐忑不安。刘大默着，耐心地待着他们缓过神来。

四爷吐了一口烟，斜眼瞪着刘大，见这人烂柿子相，一脸疙瘩红头鼓胀似要进出血来。头发稀松可怜，软趴趴贴在头上，东一绺，西一绺，似乱荍倒伏，如地里总遭涝的麦秧子，偶有一根两根，随意飘着，无风，自己也在那里晃荡。

啥人！四爷心说。他见这人就烦，一下就有了多大的仇恨。

四奶奶不肯就这样把冯六放走。她无法想象那京城的地界是啥模样？冯六是猫是狗，总是守在自己身边安稳。

四奶奶缓过神来，说：“我不想让他到处遭罪。”

四爷接上：“好歹养这么大了。”却是分明的话里有话。

刘大说：“可不！”手伸进怀里，麻利地掏出一张银票，抖落一下，“哗”地一声展在桌上。

四爷的眉毛动了动，目光搓成绳索。

四奶奶的眼睛也亮了亮，不自觉地“噢”了一声，没见过这大票。声音里有激动，血脉也被扩充起来。

然四爷却突然一阵咳嗽，是告诫四奶奶边拉靠着去，别多嘴！四奶奶在四爷的咳声中抖了一下，目光黯淡下去。

四爷从刘大眼里看出，这人是拿冯六当了天下稀物，绝非是找去帮工帮厨，活泥瓦匠。四爷灵醒得很快。他眨了下眼睛，总算笑了一下。四爷好赌，对于冯六，四爷也有想法，是等着有朝一日，让这冯六的一双灵手，为他在牌桌上抓挠几把，兴许也就改天换地。最少也该是小桥流水。这朦胧的感觉今天已被证实。

于是，四爷本该收下银票的做法，立刻变成了一场热闹非凡的赌局。他现在就要大赚一把，四爷飞快地膘了一眼冯六，他知道自己的赌资不小。

四爷嘿嘿笑了，他从兜里抓出两粒麻将骰子，骰子在四爷的手上来回一阵，响得咯咯吱吱悦耳。然后他抛得尺来高，骰子在窗前的光亮里上下闪着。然后四爷又狠狠地抓住。那神态，像是要把这两粒骰子捏成粉末儿。

刘大也就明白，也跟着嘿嘿笑了起来。

四爷咧开嘴，喻声喻气地说：“这娃儿，命有天大，将来抓金抓银个手，按说是个金不换。谁让我今几个高兴。赌赢，你再加五块大洋。赌输，我一个子儿不要，让他给你拉车推磨，驴马使唤去！”四爷的干脆，是在赌场上磕碰得没有办法所致。表面上大气，暗里却是一种经常败家的作风。

刘大轻轻慢慢说一句：“随你。”

四爷的赌，方圆几十里倒也有些响动。

四爷曾经一把赌赢过3间大瓦房，8匹牲口，13棵柿子树。四爷一下也曾赌输过10亩好田，5间大房，一圈的牲口，倾家荡产，输得精光。为此四爷也就闻名几十里。

四爷是因赌输而出名，背后人称四爷臭手！

然四爷没法，就爱这口，平日兜里，终年终日地装着两颗麻将骰子。没了财产可赌，就赌一顿饭，赌一瓶酒。再没啥可赌的时候，四爷还赌，是跟人家赌气。

赌赢，听人家叫他声爷。他脆声高噪应着。

赌输，他叫人家一声爷。总是蔫成个屁声。

这回，四爷若是赌赢，银票加大洋，共10袋洋面，3亩好田，1头骡子。要是赌输，四爷也没啥，用不着押房子押地，无非是将那白吃白喝他的冯六送了过去。要是想开，倒也省心省饭。四爷是输家，常就想开。

四爷这人做事，且还无论啥事，都爱大张旗鼓弄些响动，整点热闹出来。呼啦喊叫，掀塌屋顶最好。

这次赌局，四爷特来劲，像是摆那流水宴般，当下叫了一村众人。说都来捧场，今天他手气特壮。痒得就像进钱。话里已经是一副改天换地，成事的模样。那时他确实两眼金星，有些征兆。

刘大却不吭一声，任四爷折腾。

牌局不是设在四爷的屋里，而是摆在了村头的老槐树下。按照四爷的说法，那旮旯儿最亮敞，全村人都能瞄眼。暗里，四爷这也是不掖不藏的做法，冯六毕竟是大活人，四爷不是有意卖他，是按理办事。赌桌上风云莫测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四爷也好对众人有个交待。四爷从来都是粗中有细。

那日过了晌午，天空一片黄亮，远近无风。有人抬了八仙桌子过来，放到村前的老槐树下。桌面发黑，且坑坑洼洼，四爷嫌不吉利，硬是铺了四奶奶还没来得及做成衣褂儿的大红缎子。村人脚跟脚地出来，于树下周围站得稠密。一片惊惊乍乍嘘声。

村里识文断字的秀才郭宝仁，脚呈外八字，一摇一晃来到桌前。当了众人，写下契约，三局两胜，四爷这边若是赌输，就是这带血带气，四肢齐整，无伤无残的活人冯六跟了人家。

外人刘大若是赌输，10袋洋面，3亩好田，1头骡子，以大洋、银票代替。最后郭宝仁没忘了他自家，无论谁输谁赢，他都得一瓶麦酒，一捆草烟。

秀才郭宝仁写罢帖子，双手展起，绕场一圈，让村人看了仔细。纸上大字，墨书淋漓，一笔一划清楚，一头是活人，一头是响钱。村人眼睛都瞪得老大，认字的却不多，但也知道，那上面都是些要命的句子。人群里早有些等不急的主儿，高喊快丢骰子，甬费那话！也有人为四爷鼓气，让他把手上汗水擦净。

节气入了秋，头上阳光却灿灿，一抹一抹照在村外空旷的大田上，一股生铁的气味以及隔年干草的气味从那边荡荡地飘了过来。更远的地方，有羊在坡地上悠闲。老槐树上的叶子大都已经脱尽掉光，树下黄黄一层落叶，村人踩在脚下都觉绵软。树上枝条，横七竖八地弯向天空，与灶旁柴禾没啥两样。

冯六立在桌边，当下已经成了四爷的赌局筹码。他神情恍惚地看着桌子，桌子上除了刘大的赌命钱，就是四奶奶用了两年的脚力，才买下的那块大红缎布，红得血色。四爷霸道，非让铺了上去。布上落了树上的虫屎，十分的细密。风吹时候，虫屎于红布上动荡。也就不像了虫屎。冯六感觉今天啥都不像了啥的模样。

冯六立着，像被抽了水分的枝条，支支愣愣。那当儿，他听得身后张家李家，叔爷姑嫂们的一片议论声。有说：“看冯六这孩儿，真个出息哩，今年才够9岁，竟值10袋洋面，还3亩好田，又1头骡子。”似有教化自家孩娃儿，日后也应努力效仿才是。

也有人叹息，说：“冯六这孩儿，命里苦哇，老早没爹没娘，今儿才9岁，身子还没锹把高，就牲口模样，被人牵来卖哩。到底不是亲生骨肉！”

冯六木着，于秋日阳光下戳成一根桩子。

桌边上的四爷不管这套，撸胳膊卷袖儿，还甩了小褂儿。不时从嘴里啐口响痰，自己和自己较劲。一边的刘大坦然地笑着，嘴上拧支老粗的卷烟，腮帮子嚼得一鼓一瘪。烟雾里，四爷显得沉重，刘大显得轻飘。

冯六眼前一片迷茫，魂像不在身上。站得久了他总想瞌睡。

就在他要瞌睡的时候，突听一旁有人吆喝：“开——场——了！”是证人郭宝仁。冯六惊得睁开眼睛。

四下里的村人也都忽地近了几步，瞪大了眼睛，向那桌前的情景死瞧。

四爷虽然也被人称过赌王，平常日子虽然也老是把个麻将骰子放于手中磨来响去，摆出赌生赌死赌命的爷相。却没有刘大手快。刘大一生，两手见天滚的都是假活，暗里的把戏翻云覆雨般利落。戏台上人的手，四爷这还是第一回见哩。两人一来一往。骰子翻上翻下，第一局已经落定。眼见得四爷脸上疙疙瘩瘩起来，失了先前的激动红润，仅剩了青菜的模样。

再一局下来，四爷脸上便硬成了冷石头。

周围的村人都看直了脖子。

两局，外人刘大总比四爷点儿大一个，不多不少只大一个。四爷手中的骰子如是抛了七，刘大准亮出一个八来。四爷要是八，刘大抛完，桌上定是九。

四爷傻着，琢磨不出道道，汗都涌了下来。

村人也都傻着，从没见过这番天地。四周声音一片啾啾啦啦。

屁大工夫，活人冯六便被四爷赌输给了外人刘大。四爷一阵尴尬。村人却还都愣着，像事情还未开始咋就结束了。然确是听到郭宝仁喊了一声：“定局，冯六你人过去！”人们这才灵醒过来，嗡地乱了一阵。

冯六未动，还死立着。不知郭宝仁唤他干嘛。那时他听到身后人们似浪涌了一下。

四爷这人就是义气，当下喘了一喘，也就把一张干丝瓜样的面孔硬是拧出一点笑来。四爷哈哈一笑，挥挥手，像挥下蚊蝇：“六子你过去吧。”就把冯六挥了过去。

刘大走过一步，于村人面前攥住冯六的手，紧紧抓着不放，模样与牵了一头牲口无甚二致。

冯六望着四爷执迷。

四爷说：“跟他去吧六子，这是你的命哩！不怪爷。”

刘大笑了笑，当下把那张银票还是拍在了桌上，然后摸摸冯六的脑袋，像是啥个东西，归了自家新奇。

这一刻里，于这平淡无奇的晌午瞬间，冯六的命运也就如此地山南海北变了去向。村人都拥了上来。冯六看到女人们的眼里挂着泪水。他还是很想瞌睡。

接下来，四爷四奶奶给冯六打了一个长远的包袱，说了一些出息成人，将来锦衣荣归，别忘了乡下的话。那会儿的四奶奶已经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那会儿的四爷终于也丢了赌局上的威风，把烟抽得唉声叹气，也是舍不得冯六就这样走哩。就是喂只猫狗吧，喂得长久了，也有些感情哩，何况是人。

冯六踩着四奶奶的哭声，在一村老小的注视下，跟着刘大走出村子。至半里路远，刘大让他回转身来，向村人挥手。冯六看见远处的四爷四奶奶依旧立在坡上，衣裤在风中抖动，如秋地里谁家忘记割的两棵玉米秆枯柴。冯六心里突然凄凉，把头转了回来。

刘大带着冯六奔了京城，是到那“响满楼”戏园子里做学道具的活路。冯六却像是一直睡着，一路上心里眼里全都是梦的景色。



冯六离家的日子，节气尚未进冬，甚至还未深秋，天上却奇怪地飘下雪来，样子很像隆冬的时节，远处山梁那边竟铺了一层白色。然在这边，薄雪虽在头上摆得噼哩啪啦，却咋也落不到地上，没等落到屋顶，就都化成了水。

冯六与刘大后来搭坐了马车，一颠一颠，三五天里，也就从这头世界到了那头世界。进了老厚的城门。刘大说：“这就到家了小子。”冯六四下望着。街道两旁多了颜色，多为红墙绿瓦，也渐渐热闹起来。京城里面竟也落着雪花，一街人都缩着脖子。街上高房矮铺拥挤，门前站着笑佛似的老板，揣手一溜儿，立在门前看天。也有那花样的女人进进出出活份。

大家都招呼刘大，说过来喝酒啊刘大！

刘大说：“等事完，正忙着哩。”

有人问：“你哪领来个崽子，是唱小生嘛？”

刘大回说：“乡下那头捡来的，便宜，没嗓子，给我打个下手！”

京城戏园“响满楼”坐落在背城闹市的一条斜街上。立有两个石狮子的大门坐北朝南，宽得能赶进马车去。门是红门，上有大而阔的铜环，铮铮的。一张一合之间，便有叮当悦耳的响动传来，很是气魄，有些吓人。院里一青石板直接铺到两层木楼前，木楼都为红色，年深月久感觉。前院大戏台又宽又敞亮，旁边的两根高柱上雕着金色的细龙。龙眼瞪着，让人不敢多看。台下的座位则全是一色的大黄木椅。进院子望上一眼，处处都很讲究，胆小的人多数不敢迈步。

戏园老板王来春是京城的名人。虽是名人，却是草台班子出身，曾是四野耍枪耍棍，街旁房下扯嗓叫卖收小钱的人物。终因其功夫磨得精细，又极会处世做人，便一步两步在京城市面儿上趟开了路数，扎根立脚。后又挂牌，是千方百计要争个人模狗